

* 專題演講 *

臺灣異國情調文學的敗戰預感 ——論西川滿〈赤崁記〉

藤井省三* 張季琳譯**

一、詩人發現的臺灣史

西川滿 (Nishikawa Mitsuru) 1908 年出生於日本東北的會津若松市。父親西川純帶著妻小渡臺時，西川才兩歲。1920 年，西川入學臺北一中，1925 年，從該中學畢業，運氣不佳地兩次投考臺北高校都失敗了。1927 年 3 月到東京，次年考進早稻田第二高等學院，加入田中智學 (1861-1939) 所創設，提倡日蓮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國柱會，成為該會的積極活動分子。1930 年 4 月，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法文科後，脫離國柱會，專心於法國文學作品的閱讀和詩歌的創作。1933 年 3 月，畢業時的論文題目是〈阿爾卻·藍波之研究〉(譯者案：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 1854-1910，法國象徵派詩人)，論文主審是西條八十(譯者案：Saijou Yaso, 1892- 1970，詩人，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教授)。

當時法文科主任教授吉江喬松 (Yosie Takamatsu, 1880-1940，號孤雁)，對雖已決定返回臺灣，卻仍有點戀眷留在東京就業的西川滿「熱情地談法國的地方主義文學，和智利女詩人 Gabriela Mistral (1889-1957) 等等」，鼓勵他「唯有在未開拓的臺灣，樹立獨自的文學，才真正是男子漢一生的事業」，又揮毫贈詩：「南方

* 藤井省三 (Fujii Shozo)，1952 年生於東京。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學專門課程主任教授，專研現代中國文學。主要著有《魯迅「故鄉」的讀書史》、《中國文學近百年史》、《解讀中國電影之書》、《現代中國的輪廓》、《魯迅——「故鄉」的風景》、《東京外語支那語部》、《愛羅先珂的都市物語》、《俄羅斯之影——夏目漱石與魯迅》等書。主要譯有：李昂《殺夫》，莫言《酒國》、《懷抱鮮花的女人》，鄭義《老井》等書。另有其他論文多篇。

** 本所研究助理。

／光明之源／給予／我們秩序／歡喜／和華麗。」①

1933 年 4 月回到臺灣的西川滿，在次年 1 月，進入臺灣日日新報社工作。《臺灣日日新報》（以下簡稱《臺日》）是日本統治臺灣的第二年（1896 年），於臺北創刊的。1924 年開始刊行晚報，日報與晚報合計一份報紙有 10 頁②。西川滿返臺當時，日文報紙是三報鼎立的時期，在 1935 年發行數達 49952 份報紙的《臺日》，約占將近 5 成的比率③。

據說西川滿一進入沒有學藝專欄的《臺日》工作，立刻就創設以當地人學藝文稿為主的學藝專欄，不但自己撰寫隨筆、書評，也自畫插圖。直到 1942 年 4 月辭職之前，署名的原稿篇數達 241 篇④。另一方面，他也向以臺北帝國大學的矢野峰人、島田謹二等教授為首的在臺文化人邀稿。

西川幼年時就表現出裝幀書本的興趣，從中學到大學時代，陸續製作過同人雜誌、文藝雜誌和詩集限定版的刊行等等。早稻田畢業前的 1933 年，西川就接受文藝雜誌《文藝汎論》的委託，開始為該雜誌撰稿。不過，正式以詩人身分登上文壇，則是 1935 年 4 月，在臺北出版自己編輯的 330 冊活版印刷，在書店也出售、實質上的第一本詩集《媽祖祭》。

樂社響起銅鑼聲。幕一掀開，「飛行大盡」。銀紙劍光一閃耀，武將身軀飛舞上虛空。少年們的喧嚷中，七孔喇叭的聲音聽來有些寂寞的布袋戲。

《媽祖祭》多用臺灣話歌詠臺灣的風俗。在這種詩風還加上「封面，是祈願飛黃騰達之門神加冠、晉祿的木版畫。卷首插圖，用的是廟裡焚燃的大太極金。扉頁，用的是萬華書法家洪雍平的書法」等富有臺灣鄉土色彩的裝幀，受到臺灣內外的注目。伊良子清白、室生犀星、西脇三郎、堀口大學、木下李太郎等人，對這種異國情調

① 關於西川滿的傳記，參照西川滿著《わが超えし幾山河》（人間の星社，1983 年）；《わが故郷、わが青春》（人間の星社，1991 年）。關於 40 年代臺灣文壇，參照拙稿〈「大東亞戰爭」期における臺灣皇民文學——讀書市場の成熟と臺灣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形成〉，《文學界》（1995 年 3 月號）（本稿中文翻譯曾於 1994 年 11 月，臺灣清華大學主辦「日據時期臺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上報告）。

② 《臺灣日日三十年史》（臺灣日日新報社，1928 年）。

③ 《臺灣總督府統計書》，1935 年度版。

④ 近藤正己：《西川滿札記》（日孝山房，1981 年初版，1992 年第 3 版）。

(exoticism) 贈與讚賞的話語。例如荻原朔太郎：「寄下寫有『裝幀和內容皆有香韻極高的支那風格的異國情調，吾人深受這豐富的藝術氣息所感動』的墨跡淋漓之尺牘。」^⑤

由於以《臺日》學藝欄為舞臺的臺灣文藝界，和內地（譯者案：指戰前日本國內）文藝界熱烈的介紹，及《媽祖祭》的異國情調之故，不久，西川就被中央文壇視為代表臺灣的文學家、臺灣文化界的介紹者。西川以 1935 年 8 月在《早稻田文學》發表〈西仔花歌〉為開端，次年 5 月，在有定評的書評雜誌《書物展望》發表隨筆〈臺灣の宗教版畫〉。1939 年 8 月，在創刊於日俄戰爭時期，以擁有最悠久歷史為傲的文藝雜誌《新潮》，發表詩作〈安平旅愁〉。

在《新潮》雜誌上，次年的 2 月和 9 月，發表〈玄壇爺祭〉、〈精靈祭の歌〉二首詩。1941 年 11 月，發表短篇小說〈元宵記〉。且在太平洋戰爭開戰後，作為外地（譯者案：指戰前日本的殖民地）文學臺灣文藝界首屈一指的西川滿，仍活躍於《新潮》舞臺，陸續發表了〈外地文學の獎勵〉（1942 年 7 月號）、〈臺灣文學通信〉（1943 年 4 月號、6 月號）等作品。

在轟轟烈烈躍入中央文壇的同時，西川滿也對臺灣的歷史寄予真摯的興趣。發表於臺北綜合雜誌《臺灣時報》1938 年 2 月號的隨筆〈歴史のある臺灣〉，如下記述了西川的心境：

結束學業，再度踏上臺灣土地的我，以後數年，貪婪地在臺灣歷史的探索中度過。……我們在少年時代，關於統治臺灣前的臺灣歷史，到底曾被教導過什麼？……幾乎全是內地的歷史……啊啊臺灣！汝才是真正擁有無限歷史的寶庫，華麗、宗教的畫廊，尚未被琢磨的史界鑽石！啊啊臺灣！汝才真正是西歐和東洋文化融合的華麗島。我欣然以住在臺灣為光榮，高揚著對於應加以開拓考察的歷史之興趣。

可以說歷史與文化的發現，導致西川滿獲得對鄉土臺灣的認同感（identity）吧。

⑤ 〈《西川滿全詩集》あとがき〉，《西川滿全詩集》（人間の星社，1982 年）。

二、古都臺南之旅

自古由南洋系統的原住民所居住的臺灣，因位於海洋交通的要衝，且適宜栽培米、蔗糖等商品農作物，所以十六世紀以後，移民陸續蜂擁而來，開始了殖民的歷史。明、清之際，除中國大陸的福建、廣東兩省移來的漢民族以外，荷蘭人、西班牙人也移民而至。臺灣最早被開拓的是西南部，荷蘭人以這一帶為據點，1624年著手在安平建設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次年在近鄰的赤崁，建築普羅文蒂亞城（Provintia）。1661年，明朝遺臣鄭成功（1624-1662）率領25000的軍力，驅逐荷蘭軍隊後，將赤崁一帶命名為承天府，普羅文蒂亞城改稱赤崁樓，以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

鄭氏家族所統治的臺灣，歷經三代二十二年結束。1683年，臺灣納入清朝的版圖。1684年康熙皇帝時，清朝設臺灣為臺灣府，隸屬福建省，將承天府改稱臺南，在此設置官衙。1885年光緒皇帝時，將臺灣從福建省分離，設臺灣省，以臺北為省會，臺南設臺南府。自此臺南脫離了明、清以來作為臺灣政治中心的地位。

西川滿在發現臺灣的歷史與文化時，他注意到古都臺南，應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雖然隨筆〈歴史のある臺灣〉裡，西川滿說：「對全年沒有休假的人而言，要像有閑又有錢的學者般，隨心所欲地旅行，是不被許可的。只能在書桌上做做探察而已。」儘管如此，他似乎的確也「在這虛幻的空想之旅中，享受了許多的歷史樂趣」，因為《新潮》所刊載的〈安平旅愁〉，正是不曾從臺北到過南部旅行的西川，遙想熱蘭遮城而寫成的詩。

像這樣對古都臺南懷有思慕之情的，並不只是西川滿一人而已。以西川為中心，成立於1939年9月的臺灣詩人協會，在同年的12月創刊機關雜誌《華麗島》時^⑥，創刊號上巧合地有日、臺二位詩人，同時以〈廢港〉為題，發表新詩。住在臺南的新垣宏一吟詠：「廢港的古城啊！熱蘭遮城的堡壘啊！聳立海潮中城堡之懷古情。」臺南出生的邱炳南則寫著：「古城遺跡上的老榕樹低聲啞語著。午後，灼熱太陽下，吹起濕熱的風。城牆青苔的撲鼻氣味，騰空飛去。」當時是臺北高校生的邱炳南，

⑥ 關於40年代臺灣的文壇，參照注①拙稿。

私淑西川，戰後並由西川取筆名爲邱永漢，以作家身分登上日本文壇^⑦。

如此，對臺灣史寄予關心的西川，終於得到訪問臺南的機會。1940年1月，臺灣圖書館協會和新成立不久的臺灣文藝家協會，共同在臺南舉行文藝講演會，西川以講師的身分訪問臺南。講演會結束後，與住在臺南的新垣宏一、前嶋信次的鼎談中，西川說了如下的話：

這次實際地踏上這個城鎮，才初次深刻感覺到從前的文化是從南傳到北
[……] 深深體會所謂「有悠久歷史城鎮」的意義。明天打算請新垣君等人陪同遊覽，四處走一圈。^⑧

第二天，西川滿依計劃到各處參觀古蹟。在赤崁樓附近的大天后宮，有這樣的體驗：

在一元子園亭的遺跡上，祭祀天上聖母的這座廟宇，寧靖王曾住過。當清朝將領施琅和艦隊侵攻到臺南、也就是當時的臺灣府時，王知道明朝即將滅亡，就將王印送交鄭成功之孫、第四代的克塽。王穿上龍袍，佩上玉帶，走進中堂，於樑上結帛自盡。享年六十六歲。而在前一日，五位愛妃則已先冠笄、更衣、自殺，爲王殉死 [……] 在深刻感動下，背脊發涼的我，不禁顫抖。四百餘州卻無容身之地，逃至閩，藏身廈門，經海路，渡過澎湖，來到臺灣，竟只留下數莖髮絲而已。悲痛，縈迴胸口，仰看樑柱，無聲嗚咽。是呀，正是在這時候，我開始想要撰寫〈赤崁記〉 [……]^⑨

三、臺灣異國情調文學的系譜

短篇小說〈赤崁記〉是以主人公的「我」爲敍述者。「我」初次訪問臺南赤崁樓時，忽然看到「文昌閣矗立在以盛夏炎日爲背景的藍天中。我屏住了呼吸。那彷彿即將倒下的巨人，盡最後力量努力支撐著般的悲壯之美」。

⑦ 西川滿：〈耳をつけた話〉，《アンドロメダ》（1988年10月號）；邱永漢：《わが青春の臺灣 わが青春の香港》（中央公論社，1944年）。

⑧ 西川滿：〈古都臺南を語る〉，《文藝臺灣》（1940年3月號）。

⑨ 西川滿：〈笙歌一曲〉，《アンドロメダ》（1985年11月號）。

在喜悅帶有「任其荒蕪之感」的赤崁樓，迥異於其周遭庸俗惡劣景觀的同時，「我」爬上文昌閣二樓，入迷地看著「飛躍而來令人眼眩的盛夏灼熱陽光、反射著陽光的民家鱗次節比波浪般的屋瓦、處處屹立的廟宇翹曲的屋頂」時，背後一位穿著西服的年輕人向我打招呼，開始詳細談起鄭成功軍隊攻擊普羅文蒂亞城時候的情況。據年輕人說，他是前一晚在市公會堂聽我演講時，根據「我」的演講內容，而推測「我」可能會來赤崁樓，於是從早上就來這兒等待著。年輕人說「我認為鄭氏時代的赤崁樓，有相當多值得記錄下來的事件」，勸「我」執筆寫歷史性的文章。

到了夜晚，「我」來到相約會面的大天后宮時，穿著長衫的年輕人，正在明寧靖王自縊樑木下的內殿上香。年輕人帶我經過赤崁樓旁邊的小巷，來到一位也穿著長衫的美女家。美女的亡兄是漢詩社主持者、年輕人的好友。不久，年輕人開始將話題帶到鄭氏第三代，鄭克塽及其夫人陳氏的事情。

雖然鄭氏家族和奸臣們，以鄭克塽是養子—「螟蛉子」一未帶有鄭氏血源為理由，謀殺了具備英明君主資質的鄭克塽，而擁立其弟克塽。但是信奉克塽的軍士和百姓們，仍崇敬他為三世延平郡王，為他們夫婦畫像，又傳誦「文正公兮文正女」之歌。所謂文正公，是鄭克塽岳父陳永華的諡號，文正女是其女兒，也就是鄭克塽的夫人陳氏。青年還吟唱那首歌，讓我聽之後，叮囑關於鄭氏的記載，只有《臺灣外記》可以信任而已。這晚，臨分手時，對詢問姓名的「我」，年輕人回答「姓陳」後，就走了。

回到臺北的「我」，不久收到陳姓青年郵寄來那晚話題中臺灣詩人的詩集。由於發現其中有首吟詠鄭克塽夫人陳氏的詩，引起「我」開始閱讀《臺灣外記》。根據該書的記載，鄭克塽在十六歲時，受父親鄭經任命為監國，被交付經營臺灣的任務。在岳父陳永華的輔助下，首先主張刷新庶政，對於親族也嚴格管束取締。不久，其父鄭經喪失廈門領地，退回到臺灣時，年輕君主「考量著放棄支那（中國）本土，全力專心於富國強兵之實，待有所成就時，和西班牙締結攻守同盟，征服安南、緬甸，以臺灣為中心，重建大明帝國」。

永曆 35 年（1681），鄭經突然死亡，他的弟弟們和奸臣就紛紛向鄭成功的夫人，投訴鄭克塽不過是和鄭家沒有血緣的「螟蛉子」而已，之後，將鄭克塽傳喚到鄭成功夫人的宅邸謀殺，鄭克塽夫人陳氏在悲嘆之餘殉死。

「我」決心要將鄭克塽和陳永華父女的故事，整理為小說。但是，不知為什麼，竟掛心起「文正公兮文正女」的歌。而《臺灣外記》也只引用歌名，沒有記載歌詞，

因此，想乾脆向陳姓青年詢問，就再次到臺南旅行。但是按照郵寄包裹上所寫的地
址，尋找到的卻不是民宅，而是祭祀陳永華等陳氏家族的家廟……

關於《臺灣外記》(以下簡稱《外記》)，黃典權、賴建銘合著的〈《臺灣外記》
考辯〉一文中有關鄭克塽，《外記》不採取《臺灣府誌》以後皆用的「螟蛉子」之說的這一點，是和〈赤崁記〉中陳姓青年所強調的一樣。且黃典權特別
撰寫〈《外記》絕非小說之辯證〉一章，反對孫楷第將該書列入《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強調《外記》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忠實地記載史實的外史風格的史書。

如此，〈赤崁記〉的結構，是將有關臺灣在中國史上輝煌登場的鄭氏時代悲劇的
異說之一，先藉不知是陳氏一族的末裔或亡靈的奇異青年和他的戀人說出之後，
「我」再持續涉獵當時珍本的《外記》等相關文獻，才釐清鄭克塽和陳永華父女的悲
劇，理解了陳氏一族的怨恨之深刻。

另一方面，臺灣外地文學經典傑作——佐藤春夫(Sato Haruo, 1892-1964)〈女
誠扇綺譚〉小說，是佐藤於1920年7月5日至10月15日，旅遊臺灣，回到日本五年後，才在雜誌《女性》5月號發表的作品。這作品描寫在「亡國」、「荒廢」之地，
也就是成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一對臺灣年輕男女的殉情故事。記者的「我」，對為
反抗和日本人結婚而與戀人殉死的女性，寄予同情。因為是以對臺灣民族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共鳴為基調的作品，所以佐藤自旅行臺灣以後，到發表作品，需要五
年的歲月⑪。

但是日本的文化界自〈女誠扇綺譚〉發表以來，一貫將這作品評價為異國情調
文學。佐藤春夫的臺灣之旅，本來是當時下村海南總務長官招攬內地資本的宣傳計
劃之一，而由總督府導演的。異國情調論的代表中，可以舉發表在《臺灣時報》1939
年9月號，臺北帝國大學講師島田謹二的〈佐藤春夫氏の《女誠扇綺譚》〉為例。

盛夏熱帶的自然也好、支那系統的文化也好，全是日本傳統美範疇外的道具，

⑩ 黃典權、賴建銘共著〈《臺灣外記》考辯〉一文，係參照《臺灣文化》5卷2期抽印本（1956年10月）。又《臺灣外記》今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續集》。

⑪ 關於佐藤春夫小說〈女誠扇綺譚〉，詳拙稿〈殖民地臺灣へのまなざし——佐藤春夫「女誠扇
綺譚」をあぐつて〉，《日本文學》，1993年1月號（本稿中文節譯，曾於1992年3月，臺北
文建會主辦「中日翻譯界小型訪問座談會議」上報告，後收入《外國文學》（北京，1992年第
4期）。

將這些搬來構築成吾等文學史向來看不到的世界。且以驚異、詠嘆、哀愁的特殊感動來貫連〔……〕從題材與題材的處理兩方面來看，是典型的異國情調文學。¹²

島田完全無視佐藤春夫所苦心描寫，殖民地知識人世外民的苦惱和庶民的心情，以及新聞媒體為覆隱事實所起作用的實情，只一味地強調著異國情調。

卻說，西川滿的〈赤崁記〉，主人公的「我」是位從事文筆工作的人，在古都臺南的荒廢建築物裡，和奇異人物接觸，「我」來解明因這接觸而產生的疑問，等等結構上的類似，可以說是屬於〈女誠扇綺譚〉的系譜。

而且儘管西川訪問臺南，原來是在冬天的1月，但是作品中的季節卻變成盛夏。如果是想要繼承被島田蓋上異國情調之網的〈女誠扇綺譚〉衣鉢的話，那麼，「盛夏熱帶的自然」之背景，是不可或缺的吧。又，〈赤崁記〉登場的臺灣人，是鄭氏時代的亡靈，或被往昔陳氏家族的怨念所纏惑之時代錯誤的人們，似乎和戰爭時期的臺灣沒有什麼關係似的。從這個意義上，姑且可以將〈赤崁記〉評價是依據島田流派的日本版東方主義（orientalism）而完成的作品。

四、臺灣文化賞的得獎

〈赤崁記〉是1940年12月發表在《文藝臺灣》第6號。同月，為發行少量裝幀美麗的版本，也由日孝山房工作室出版75冊限定本。在緊接著發表後的具體反應中，有位衣卷省三（1900-1978）說：

我認為〈赤崁記〉的結局等部分非常好。作者今後將只是沈溺於自己的趣味？或是變成臺灣的谷崎潤一郎？對作者而言是今後的大問題〔……〕有好畫家的配合協助，這點是別的雜誌所沒有的。¹³

可以說衣卷的感想含有期待，不要僅停滯在古代臺灣的懷古趣味，而應能經此創造

⑫ 此文戰後經部分修改，收於島田謹二：《日本における外國文學》（朝日新聞社，1976年）。

⑬ 《文藝臺灣》第7號「諸家芳信」欄。

出獨自的美的世界之鼓勵。類似這種好評，以後仍持續有。在作品發表二年後的 1942 年 12 月 15 日，〈赤崁記〉和〈元宵記〉等五篇短篇小說合成一卷，以《赤崁記》的書名，由東京的書物展望社出版。《文藝臺灣》1943 年 2 月號署名「施無畏」的專欄，以略帶興奮的語氣傳達出版的情況：「《赤崁記》……預約人數超過出版冊數，東京即日就絕版，無法進貨到臺灣。目前正再版印刷中，再版後將立刻運送多冊到臺灣。」這裡所說的「即日絕版」、「目前再版」，可能是誤傳了同年 2 月出版 200 冊的特別裝限定版吧。無論如何，從下述的廣告也可以看出，該書即使在內地也獲得好評，雖然不至於到達再版的程度，初版則幾乎是賣罄。

出版商書物展望社所出版雜誌《書物展望》1943 年 2 月號上，該社最新出版品的廣告中，除列舉《赤崁記》外，還列有川嶋禾舟的《仰々楠公》和永雄節郎的《人間と機械》二書。一年後的 1944 年 2 月號中，只列《赤崁記》一書而已。

又，看新聞廣告。1942 年 12 月 24 日的《朝日新聞》，《赤崁記》和富士川游《醫史叢談》之外的五部書的廣告被刊登不久，接著在《朝日新聞》1943 年 2 月 14 日號上，再度登載《赤崁記》和《醫史叢談》以外三部書的廣告。《讀賣新聞》1943 年 2 月 17 號上，也登出和同月的《朝日新聞》一樣組合的廣告，不過，這裡則添加了「選書，要選有權威的書」的廣告詞。所謂「有權威的書」是指後述得到「臺灣文化賞」的事情吧。總之，可以知道作為書物展望社出版品《赤崁記》的銷售量，值得該出版社重複刊登廣告的。

且說《赤崁記》出版後，經過三個月，1943 年 2 月 11 日在臺北舉行了第一屆臺灣文化賞的頒獎典禮。這是皇民奉公會制定，由文學賞、詩歌賞、文藝功勞賞、音樂賞、演劇賞五種獎項組成，由奉公會的總裁，臺灣總督頒授獎賞。文學賞得獎者除〈赤崁記〉的西川滿之外，還有在《文藝臺灣》發表長篇連載小說〈南方移民村〉的濱田隼雄，和在《臺灣文學》發表系列短篇小說的張文環。

審查報告分別指出，濱田隼雄得獎是因為「活用特殊題材，簡勁中肯的筆致，及其強調貫穿全文的堅忍不拔的滅私奉公之精神」，張文環則是「忠實正確表現出，本島大眾最廣泛的生活層面的狀態」¹⁴。無論「簡勁中肯」，或「忠實正確」，全是由寫實主義（realism）受到評價。而對西川滿的評價則相當不同，他是因為：「雖

¹⁴ 關於審查報告的內容，參照角行兵衛：〈戦争と臺灣文學賞〉，《臺灣時報》(1943 年 3 月號)，及西川滿：〈臺灣文學通信〉，《新潮》(1943 年 4 月號)。

是對過去鄉愁的描寫，卻不落於感傷或低俗的描繪，在運用淡然筆致和巧妙結構，予人純粹感銘的這一點上取得成功。」所謂小說的技巧及其所給人感動的深度，就是島田謹二流派的〈女誠扇綺譚〉式東方主義受到的評價。順便說明，當時島田和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矢野峰人、助教授工藤好美一起擔任評審員。

五、南方共榮圈的意識形態 (Ideologie)

雖然〈赤崁記〉獲得臺灣文化賞，在日本、臺灣文化界受到好評等等，但是在臺灣也有批判性的意見。擔任文化賞文學部門評審委員的工藤好美，在《臺灣時報》1943年3月號上，發表〈臺灣文學賞と臺灣文學〉的文章，婉轉地表達對西川的不滿。根據工藤的敘述語氣，臺灣過去的詩往往傾向於逃避現實的浪漫主義，西川是那類臺灣詩的代表之一。不過，比較上西川大致還算是剛開始脫離過去的桎梏。

氏在〈赤崁記〉，對過去詩的傳統〔……〕給與近乎完美成功的藝術表現。因此，期待氏不久能從過去的傳統得到自由，爲了氏本身，也廣泛地爲了臺灣的詩，將詩的傳統予以淨化、健康化〔……〕如此，則作品整體就能成功地成爲令人喜愛的歷史故事。

工藤被稱爲自由主義派，支持與西川滿對立，標榜寫實主義，以臺灣人作家爲中心的文藝雜誌《臺灣文學》¹⁵。相對於島田的異國情調論，展開寫實主義論。從這樣的立場，對於異國情調的〈赤崁記〉之得獎，該是不怎麼高興的吧。

《臺灣文學》中心人物之一的臺灣人黃得時，在該雜誌的評論裡，給予更嚴格的評價：

在這種只要被中央所賞識，或是只要蒙蔽中央人們的眼睛的意圖下，一昧地擇取異國情調式的題材來寫作〔……〕易陷於唯我獨尊，只要自己一個人能發迹，不管其他人死活的態度〔……〕¹⁶

¹⁵ 井東襄：《大戰中に於ける臺灣文學》（近代文藝社，1993年）。

¹⁶ 黃得時：〈臺灣文壇建設論〉，《臺灣文學》（1941年9月號）。

儘管避開指名道姓，但是明顯地知道實際上正是在批判西川。的確，雖然西川經由歷史的發現，認識到自己應同化於臺灣的鄉土，但是西川幾乎一點都沒有顧慮到，在臺灣有比日本人更早移民而來的 600 萬漢民族，殖民地體制下的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皆受到差別待遇。甚至，西川也沒有注意到，正在那時隨著近衛內閣新體制下進行中的工業化及讀書市場的擴大，在漢族系統的臺灣人之間，出現了民族國家主義的萌芽^⑯。

假使臺灣固有文化的發現，並不能促成臺灣民族國家主義的成熟，卻是引致日本重新整編殖民地支配的話，當然臺灣人對此是要加以批判的。在黃得時批判西川的聲音中，迴蕩著要將臺灣的發現，奪回給當事者臺灣人的戰略性的思考。

如此，日本人和臺灣人的自然主義，寫實主義派，是將〈赤崁記〉作為描寫過去的異國情調作品而加以批判的。但是，究竟這樣的解釋是否充分呢？在這篇小說中，西川如下描寫鄭氏第三代年輕領袖鄭克塽的政治抱負：

成為監國的克塽，立刻採納陳克華的意見，策劃在臺灣施行新體制，整肅風紀〔……〕在以建設高度國防國家為急務的當前，不能顧慮個人的自由和平安的。自己無論如何一定要盡忠於監國的職務，繼承祖父的遺業。(旁點係筆者圈點)

1937 年 7 月，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9 月，近衛文麿內閣發表國民精神總動員計劃實施要項。1938 年 10 月前，占領了武漢、廣州等沿海至內陸的主要都市。1940 年 6 月，近衛為建構法西斯主義的總力戰體制，開始新體制運動。7 月，第二次近衛內閣一成立，就發表基本國策要項，高倡高度國防國家體制的確立和大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接著為截斷援助中國的路線，和為確保地下資源的供應，決定了以占領法屬印度支那及荷屬東印度為目標的南進政策。9 月，強行進駐北部法屬印度支那。10 月，為實現新體制而成立了大政翼賛會。如此急劇加強總力戰體制的日本，在 1941 年 12 月，向美國、英國、荷蘭宣戰，衝入太平洋戰爭。

〈赤崁記〉中鄭克塽所說的「新體制」和「高度國防國家」，都是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前後的標語，是朝向總力戰體制化的重要政策。幾乎沒有疑問地，西川滿是

^⑯ 參照注①拙稿。

把 17 世紀臺灣的悲劇英雄，和 1940 年代的現實重疊。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鄭克塽站在承天府，也就是舊普羅文蒂亞城，現在的赤崁樓的望樓上，凝視展現於熱蘭遮城彼岸的寬廣南海時，所說下述的話是意味著什麼呢？

復興大明。在南方建立大明帝國〔……〕祖父的母親是日本人，這是祖父那一代唯一的驕傲。這樣看來，我這五尺之軀內也必定連綿地流著日本的血。
我應珍惜這血緣，服從這血緣的指示，向南方前進。

日本一開始全面侵略中國，臺灣總督府「害怕臺灣人心因這場戰爭趨向於中國，抗日意識昇高，而加速以『國語』政策為軸心的『皇民化』政策」^⑯。皇民化運動更發展成把姓名改成日本式的改姓名運動和志願兵制度等等。在 1941 年 4 月，則倣效日本內地的大政翼賛會，成立了皇民奉公會。

且隨著南進政策的正規化，臺灣被定位為南進的基地，皇民化運動發展到：為更有效率地進行南進政策，而以加強島內體制，動員殖民地人的臺灣人民，作為對外侵略的先鋒為目的^⑰。如同內地的新體制運動之配合大東亞共榮圈的對外政策般，臺灣的皇民化運動也是伴隨著南方共榮圈的構想。鄭克塽要征服安南（越南）、呂宋（菲律賓）、緬甸，以建設大明帝國的構想，明顯地是針對臺灣總督府的皇民化運動所高揭的南方共榮圈的構想而撰寫。因此，西川在這場景，強調鄭克塽和日本的血緣關係。

西川滿在近衛新體制、南進政策之一年半前的 1939 年 1 月，發表隨筆〈臺灣文學界の展望〉說：「日本不久將以臺灣為中心，向南方發展吧。……使華麗島的文藝，成為相稱於南海的高聳天際的巨峰，這是吾等的天職。」^⑱西川滿預知南方共榮圈，而構想著擔負這意識形態的文學運動。〈赤崁記〉並不是單純的「歷史故事」，而是敍述 40 年代，以臺灣總督府為中心在臺日本人的南方共榮圈的識形態 (Ideologie)。

如同佐藤春夫在〈女誠扇綺譚〉中，借用異國情調的框架，巧妙地描寫出被支

^⑯ 後藤乾一：〈臺灣と南洋〉，《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2》（岩波書店，1992 年）。

^⑰ 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臺灣經濟年報昭和十七年版》。

^⑱ 西川滿：〈臺灣文學界の展望〉，《臺灣時報》（1939 年 1 月號）。

配者臺灣人的民族國家主義般，西川滿也借用異國情調和歷史的浪漫，描述了支配者日本人的南方共榮圈的意識形態。而且如同〈女誠扇綺譚〉之違反作者意圖地，向來在內地和臺灣，皆被評價為異國情調文學的傑作般，〈赤崁記〉也只是被當成「令人喜愛的歷史故事」地受到評價。雖然文學和意識形態緊密結合，而文藝界在加以評價時，卻隱蔽著作品的意識形態的這一點，深富趣味。

不論如何，在思考作為「歷史故事」的〈赤崁記〉時，就鄭克塽被慘殺後 7 年，鄭氏臺灣政權崩壞的這一點上，可說是意味深長。因為提出南方共榮圈構想的臺灣總督府，也在〈赤崁記〉發表後不到 5 年間，由於日本的無條件投降而垮臺。被認為是「決戰臺灣」派的某日本人士，對於〈赤崁記〉吐露下述的不滿：

在痛感要將前進的臺灣，發展到幾個階段以上的決戰臺灣，所必定要有的決心和精神準備時〔……〕單單就簡勁中肯、建設性的題目、淡然、巧妙的筆致、純粹的感銘和忠實正確等等表現，對作為決戰臺灣的今日文學而言，不免令人有一、二步落後時代的感覺〔……〕希望明日的臺灣的文學精神，能有符合戰鬪臺灣之強有力的感動。²¹

西川本來並沒有要將鄭氏臺灣的沒落史，和將來日本的敗戰重疊的。據說他初次聽到日本敗戰的預測，是 1943 年 5 月左右，陪同他取材長篇小說《臺灣縱貫鐵路》的總督府鐵道部的滿尾君亮部長，不經意地吐露：「這場戰爭日本將會輸掉，因為鐵量差異的緣故。」²²

為什麼由異國情調和浪漫主義寫成，歌詠南方共榮圈意識形態的〈赤崁記〉，不意卻變成殖民地體制崩壞的預言書？不，或者相反地應該問，面對鄭氏政權內紛的悲劇時，為什麼西川自身，或自由主義派批評家和臺灣人文學家們，也不能回顧過去，而預測日本的敗戰呢？

說來，在把臺灣當作出擊基地的這一點上，鄭氏政權和日本是一樣的。而無視臺灣人本身輿論的統治政策，遲早將失敗的單純的歷史真理，竟被偽裝成異國情調

²¹ 角行兵衛：〈戦争と臺灣文學賞〉，《臺灣時報》(1943 年 3 月號)。

²² 西川滿：〈《臺灣縱貫鐵道》あとがき〉，《臺灣縱貫鐵道》(人間の星社，1979 年)，以及 1994 年 12 月，西川滿氏寄予筆者之信函。

的意識形態所隱蔽。

作為日本版東方主義的臺灣異國情調文學中，占有正統地位的〈赤崁記〉，暗示了文學是如何與意識形態緊密接合，不，應該說不但暗示出文學本身就是意識形態，也暗示了能預見自己意識形態破滅的諷刺性。

作品發表以來，經過半世紀以上的現在，我認為〈赤崁記〉不應純粹當作是以「對過去的鄉愁」，或「淡淡筆致與巧妙結構」所寫成的優質娛樂性作品，而應該將其解讀為，赤裸裸顯示文學的構造和功能的作品。

(本文翻譯期間，承周婉窈教授賜與寶貴意見，謹此致謝。)